

● 王冠星 / 著

春潭

销魂荡魄的春潭演绎

秋水伊人的柳暗花明——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春潭

CHUN TAN

● 王冠星/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潭/王冠星著. -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3.9

ISBN 7-5396-2246-6

I. 春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3332 号

春潭

王冠星 著

责任编辑:马晓芸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星火印刷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0

字 数:250,000

印 数:3000

版 次: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246-6

定 价:20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闲话《春潭》

——代序

关于《春潭》，一位朋友读了书稿之后，大智若愚地笑道：你怎么把一个充当情妇的女人写得这么……精彩？

用“精彩”二字来概括，褒贬尽在弦外。

月下，我们坐在西湖边，品着龙井香茗，聊开了。

友人：书中涉及二男一女，究竟谁是第三者？

作者：你是说阿丽、阿祥、徐总？三里挑一？这不是选择题，涉及的因素很多。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：第一阶段，农村电影放映员阿祥趁小聚停电之机，跟城关煤球店少妇阿丽发生暧昧关系，主动方是阿祥。十年后，“亡命”在外的阿祥发迹归来，带阿丽出山，到省城下海，两人暧昧组合。第二阶段，一年之后，阿丽与丈夫离婚，正式从姨妈家搬到公司驻地，阿祥还特意布置了一个准新房，但阿祥仍与发妻“黑牡丹”处于分居状态。第三阶段，又过了两年，为解公司燃眉之急，阿丽赴厦门参加业务洽谈会，偶遇财大气粗的徐总，为解脱困境，发生了一夜情，主动方是徐总。这时，阿丽已是一位离了婚的单身女子，与有妇之夫阿祥做着“事实夫妻”，而徐总则是采了“路边的野花”。最后，阿丽离阿祥而去……你看呢，究竟谁是第三者？

友人：书中称，男女非理性情感是一个“怪圈”？

作者：这种非理性情感即婚外恋情，其形成的因素很复杂，比如贪婪，好奇，喜新厌旧，追求刺激，追求自身价值，补充不完整的爱情（包括“没有爱情的婚姻”）……婚外恋情受制于法律和

传统道德的约束。两千多年前，孔老夫子就说过：“男女授受不亲。”因此，这种情感带有种种风险和后果。有的人“明知征途有艰险，越是艰险越向前”。这有点像炒股票，追涨杀跌，是“怪圈”效应吧？再说，生活中有这么一种现象：轻而易举获得的往往不甚珍惜，或者不懂得珍惜。

友人：像阿丽的丈夫，就是年轻漂亮的老婆得来全不费工夫，所以不懂得悉心呵护，导致红杏出墙。是这么回事吗？

作者：有一个“啼笑姻缘”。记得有媒体报道：江西一位年轻农妇到广州打工，人生地不熟的农妇找到早期来广州的丈夫的朋友，受到热心帮助，两人日久生情，生下一个女孩。丈夫发现后，勃然大怒，告上法庭。当审判快结束时，他突然说：“法官大人，我请求重判，最好判个十年八年的，因为她给我戴了一顶绿帽子！”旁听席上顿时哄堂大笑。女的毫不示弱：“就算判我十年八年，我也要和刘某某做夫妻，把牢底坐穿也不怕！我一定要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离婚。”阿丽的丈夫少了“一根弦”，已经同床异梦了，却掉以轻心，平时沉溺于个人嗜好，关键时刻轻率地把妻子送出去下海。

友人：如果篱笆扎得紧呢？

作者：措施得力？可是，在某种情况下，野狗未必钻不进。

友人：你是指那种“没有爱情的婚姻”吗？

作者：不仅仅是。会移情别恋啊！有人说：现代人在婚姻中越来越忠实地自己真正的感觉和需要，他们不会用太多的清规戒律束缚自己。他们只听从内心的召唤……我觉得，如此前卫的言行固然不多，可是代表了一种思潮。大多数人，正如电视剧《橘子红了》里的秀禾对六爷说的那句话：“人活在世上，不能放纵自己的性情。”没有爱情的婚姻也能维持，因为婚姻更

多的是强调爱情以外的责任和亲情。”这是主流。

友人：那你怎么写起“非主流”小说来了？

作者：物以稀为“贵”。我写的《春潭》属于“支流”，差不多老调重弹了。钱钟书先生写的《围城》，那些男女冲进冲出，好累。我想，假如冲出来的人不再进去呢？成为单身一族，会怎么样？1997年初秋，遂动笔写《春潭》。书中，走出篱墙的女主人公最后对男友说：“结婚？那是属于没有结过婚的人。”当今也有几句时尚的套话：“结婚大错特错，离婚幡然悔悟，再婚执迷不悟。”

友人：还有这么一句呢：“独身不独居。”你写的单身一族是这样的吗？

作者：在《春潭》里，我只是给女主人公开了个头，路在她的脚下。

友人：书中有一个说法：“男人由爱而性，女人由性而爱。”有这种差异吗？

作者：这句话很有哲理，借用于日本当红作家渡边淳一先生。《春潭》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性爱遵循了这条规律。

友人：既然“女人由性而爱”，怎么会出现鼓浪屿的一夜情？

作者：当时阿丽处于无奈，仅仅是一种回报。她心里仍然爱着阿祥。这是她为男友做出的牺牲，为情爱付出的沉重代价。现实生活中，出于工作或者自己所爱一方的利益需要，这种事也偶有所闻。

友人：逢场作戏？可是一旦“露馅”，男人忍受得了吗？

作者：你注意过没有，《春潭》里有这么一句话：“戴绿帽子毕竟不是戴大红花！”于是，男主人公痛心疾首，失去了昔日的潇洒。

友人：女主人公说：“不要把私生活看得太重。”她想做“大众情人”吗？

作者：她也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不是应召女郎。”何况，你提到的那句，是在她得不到男友原谅的背景下说的。

友人：后来，在她周围，不是围着形形色色的男人吗？

作者：“众星托月”，是吗？用男主人公的话来讲，叫做“与狼共舞”。

有人以为男女一交往就会发生那种关系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但是女主人公说：“单身女人能得到更多男人的帮助。”你一定记得日常生活中这么一句话：“女士优先。”

友人：“与狼共舞”式的交往，不值得怀疑？

作者：这是女主人公的隐私。

友人：阿祥与阿丽已经那么好了，他与前妻的离婚协议书也指日可待，阿丽为何不再等一下呢？有点遗憾。过去，她却等了阿祥十年。

作者：过去那十年，是阿祥在流亡中等她，阿丽则跟着丈夫过着随波逐流的日子。能否有“缘”，对双方来说，都是一个未知数。后来，水到渠成，如愿以偿。再后来，瓜熟蒂落，分道扬镳。想想看，当性爱成为人格上的束缚，成为事业上的障碍，他俩“和平共处”谈何容易？

友人：你把《春潭》中的女主人公写得很美，是否有偏爱？

作者：这是塑造人物形象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·卡列尼娜美，《失乐园》中的凜子美。大师、大作家“不是用理性，而是用情感和心灵来写作”。相形之下，我是望尘莫及。

友人：听说原稿中性爱描写太“露”了，最后，你做了删节？

作者：为了与“女人由性而爱”相对应，我构思了“男人由爱而性”的性格特点和情节。把性爱作为艺术美来描写，同时离不开对女主人公人体美的描写。“女性美是自然的奇迹”，可谓“花中之花”。按照达·芬奇的说法，人体的神圣比例表现在“整体的每一部分必与整体成比例”，所以，书中除了描写她的形体、肌肉、肤色，还从头到脚地描写了她的各个细部。由于审美理念和表现手法的局限，难免失之偏颇，不能尽善尽美。现

对相关描写作了删节、润饰，难免做一点“假”，但以不影响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塑造为前提。

友人：忍痛割“爱”？

作者：劳伦斯这样说：“我不以为然。不管我们如何装假，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挺喜欢让人小心撩拨一下我们的性欲的。它让我们感到挺温暖，如同阴天里的阳光令我们激动。”

友人：你是怎样估计《春潭》的读者群？

作者：我是前后持续了五年业余时间来写这个长篇的，它姗姗来迟了。愿意读的都可以读，不过，我想它是尤其适合某一层面的中年男女。我也想借此跟朋友们研讨有关话题。

作者

2003年5月于西子湖畔

目 录

1/引 子

深秋，温柔的夜色笼罩着琵琶湖边的砖木小楼，也紧裹着阁楼里的一对男女：阿祥和阿丽。刚才突然停电，周围没有一星点儿灯火……黑暗使小阁楼显得分外暧昧，甚至带几分野性……次日，阿祥返回农村电影放映队，魂却被少妇的心牵着，乃至放电影时心不在焉，将拷贝装颠倒了！政治事故会让阿祥戴上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帽子，阿祥落荒而逃，但不忘一夜风流，他冒着风险进城向阿丽告别，许下诺言，亡命南下……

3/第一章 续 梦

下海潮涌，阿祥亡命归来经商，好友李松来信推荐妻嫂阿丽下海。他惊叹不谋而合，赶到西屏与一度春风的煤球店少妇阿丽重逢，聘她去公司任职。他在返程列车上思忖：跨越十年时空，真能重续旧梦？

20/第二章 移 舟

阿丽像一缕春风如约而来。阿祥在酒店为她接风，陪她购物。他俩漫步月色温柔的香湖之滨，当晚沉醉爱河之中。次日阿祥送阿丽到她姨妈家落脚。双方抛家别子，暧昧组合，姨妈家是一座挡风的墙？



47/第三章 舷 歌

阿丽以经理助理身份随阿祥去苏州洽谈首笔业务。两个人在运河夜航，饱览两岸旖旎风光。入住宾馆时，阿丽为交验结婚证而受窘，深感暧昧组合受社会制约。良宵沉湎云雨，阿祥梦醒，枕畔不见了女友的踪影。

63/第四章 醉 绿

初夏，他俩去西屏双龙度假村洽谈业务。醉人的原始森林使他们春意荡漾，偷吻时被当地熟人瞥见。业务成交后，两人游龙潭飞瀑，在茶楼小憩。阿祥神色黯然：女友路过家门口，舍得让她回一趟家吗？

78/第五章 印 痕

阿丽回家，顿感生疏，只有与儿子相聚时还有一层难以割舍的亲情。夜里，丈夫欲壑难填，折腾大通宵。清晨她留下便条和一笔钱返回省城，在姨妈家洗澡时发现身上印痕，会被男友察觉吗？

98/第六章 瞢 泉

阿祥偕女友避暑莫干山，怕遇熟人，特意选择僻静住所。他俩游剑池、芦花荡，听松涛，扑流萤，尝野味，欲海横渡。下山前夜，阿祥在餐厅巧遇女儿。女儿会怎样看待陪年轻小姐吃饭的老爸呢？

120/第七章 谷 音

阿丽进夜校读《财务管理》。放学路上，他俩吃夜宵，散步谈心，恋情依依。阿丽生日，阿祥赠以钻石项链，并

陪她看菊展，相拥相吻，又被西屏那位熟人撞见。阿丽蹙眉：西屏将要掀起怎样的风浪？

138/第八章 雪 径

李松打来长途关照阿祥“悬崖勒马”。原来东窗事发，阿丽丈夫告了一状。阿祥阳奉阴违，冒雪上山急告阿丽。他俩在古庙遗址赏雪，阿丽若有所思：渴望自由，但自己身体何日才能重获自由呢？

149/第九章 南 凤

正月初三，阿丽回西屏提出离婚，丈夫恼羞成怒。春天阿丽随阿祥参加广州订货会。阿祥陪她游荔枝湾，在温泉游泳，送定情钻戒，共浴爱河。会上订购节能空调 kc - 13j，他踌躇满志：能做一笔大生意吗？

184/第十章 春 睡

阿丽收到丈夫“最后通牒”，反觉轻松。介绍新产品的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，阿祥宴请嘉宾。阿丽海棠春睡，阿祥调情。李松又来长途敦促“借了东西赶快还人”。不久阿丽办妥离婚手续，她彻底自由了？

195/第十一章 烛 光

kc - 13j 打进市场。阿祥计划再搞三年，就可以买房，解除旧婚约，与阿丽永结秦晋。年底阿丽回娘家，大年初一，阿祥直奔扬州与她小别重逢，共享鱼水之欢。事后，他揣摩：凭什么身份拜访她的府上？

220/第十二章 峰回

阿祥业务攀上顶峰，年末又进一批kc-13j，还搞了准新房。天有不测风云，这批货滞销了！阿丽空守办公室，百无聊赖，遂外出谋职，重新焕发青春。她与夜校同学小高交往，会移情别恋多情小伙子吗？

240/第十三章 昭华

阿祥去广州总公司办事。为解决库存的kc-13j，阿丽受托参加厦门业务洽谈会，死马当做活马医，会上一无所获，却在鼓浪屿偶遇某集团公司徐总，蒙慷慨相助。如此厚爱，阿丽是否以身回报？

262/第十四章 余晖

阿丽得胜回朝。阿祥疑虑丛生，阿丽啼笑皆非。几天后徐总一行抵达验货，阿祥设宴招待。半夜，阿丽送客归来，透露徐总让她办子公司的信息。阿祥颇觉蹊跷，天上真的掉下馅饼？

284/第十五章 帆影

阿丽广结关系网，阿祥认为“与狼共舞”，摩擦加剧。阿祥请她共度中秋，不巧集团公司电告阿丽赴会，遂不欢而散。阿丽摊牌，决定搬走。圣诞夜阿丽宴庆开业之喜。花明柳暗，阿祥何去何从？

引 子

深秋，温柔的夜色笼罩着琵琶湖边的砖木小楼，也紧裹着阁楼里的一对男女：阿祥和阿丽。

刚才突然停电，周围没有一星点儿灯火，似散非散的聚会中断了。与阿丽同来的小姐妹阿芳，拗不过又吵又闹的儿子，向阿祥借了手电筒提前告退。阿丽多喝了几盅，手脚发软，想喝杯热茶再走。黑暗使小阁楼显得分外暧昧，甚至带几分野性。

阿丽忽然害怕起来。阿祥果断地握住她的小手，随即将她搂进怀里。酒后的醉意和男人火烫的吻使少妇软瘫如泥。凭着感觉，男人意识到怀里的温香软玉像小鸟似的微颤，有气无力地挣扎着，分明被他突如其来的温存吓慌了，但却没有丝毫的恼怒。在当时，男女相好也只能是聊几句天、帮个小忙或者凑个把人聚聚罢了。男女偷情会被开除公职，戴上“坏分子”帽子，游街示众。

男人居然对这条清规戒律置若罔闻，我行我素。女性艳丽的体香、柔若无骨的娇躯令人心旌摇荡，他只知道自己血气方刚的身体像一座摇晃的活火山，炽热的岩浆正在沸腾。他手忙脚乱，贪婪地压在曲线丰满的胴体上。

这是阿祥回城体整的最后一夜。天赐良缘，千载难逢，尤其是阿丽玉容娇羞，红霞轻抹，眉宇间带几分愉悦，简直使他晕头转向，心想事成的得意和自豪油然而生。

次日，阿祥返回农村电影放映队，魂却被少妇的芳心牢牢牵着，乃至在放电影时心不在焉，阴差阳错地将拷贝装颠倒了，竟然还是红太阳一样光辉的伟人形象！虽然只有短暂的几秒钟，如此重大的政治事故，无疑会被戴上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的帽子，绳之以法。他吓出一身冷汗，在喧哗的包围中迅即调整好拷贝，借故让助手接替工作，慌忙蹬着自行车赶了一段路，又顺路搭上运石煤的卡车直奔城关。他决定冒着风险翻墙而入，去向阿丽作别。她家就在火车站附近。他估计，此刻还不到九点钟，她的丈夫肯定还在外面打老K。他在阿丽脸上留下匆匆的一个吻，许诺下一句类似山盟海誓的话：“如果今后能混出个名堂，我就来把你带走，只要你不拒绝。”待少妇惊讶地回过神来，惆怅地望着漆黑的夜空时，阿祥已经跳上一辆刚刚启动的货物列车亡命南下……

第一章 续 梦

人生似梦非梦。

1984年，暮春时节，宋克祥收到朋友李松的来信：

阿祥：

知你南下数年，事业有成，现已抵达省城开设公司，可庆可贺！兹受人之托，推荐郑丽娟女士到贵公司工作。她是我夫人的嫂子，目前在西屏煤球店供职。望老兄高抬贵手……苏州东山的业务已打过招呼，请择日接洽。

郑丽娟，阿丽！旧梦中的女友，曾经一度春风，快十年了，算起来，她还不到三十，该是风韵依旧。他曾信誓旦旦：“如果今后混出个名堂，我就来把你带走，只要你不拒绝。”从广州回来后，阿祥为筹办公司忙了两个月，现在已万事俱备，正盘算着去找她呢！小李子的这封信，无疑是给他一个名正言顺带她出走的好机会。

他踌躇满志，喜形于色。几天之后，宋克祥登上去西屏的列车，前面，就是他朝思暮想、渴望已久的佳人，他的承诺正在兑现。

为什么不先给她打个招呼？因为这样可以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！

随缘而遇。第一次邂逅阿丽的情景，像美丽的珊瑚礁浮现在他的脑海……

十年前的一个早春。

他背着帆布工具包，慢悠悠地从横街小弄里拐出来，朝着南门汽车站走去，准备乘车返回农村电影放映队。每月一次回县电影管理站休整，成了他欣赏市井风情的良机。夜里，他常常代班检票，这时，他的口袋里总揣着几张电影票做人情。在丁字路口，一辆黄包车从火车站前的斜坡上匆匆过来。车座上，怀抱婴儿的妙龄少妇映入他的眼帘。瞧她白净的脸蛋，清秀而妩媚，从她闪烁的眼神里，透出几分聪慧，几分尚未脱尽的稚气。

春寒料峭里，少妇穿一件裁剪合身的藏青劳动布工作服，剪着柯湘式短发，可谓时尚发型。那收了裤管的军裤，勾勒出修长匀称的腿，一双小巧玲珑的脚裹着栗壳色棉皮鞋。婴儿小脑袋上则遮了一顶小花帽，似科跟时代气息格格不人。

倏然之间，车上的少妇随着藤筐般的大车轮在他面前一晃，沿人民路向北而去。

黄包车拐弯的瞬间，刮起了一阵风。蓦地，那顶小花帽悄然落到马路上。

他愣愣地追随着少妇那迷人的倩影，眼睛忽然一亮：那张俏丽的脸蛋正巧转过来，带着意外的神情搜索着，但没有惊慌，也没有半点恼怒。他敏感地觉察到少妇与众不同的气质。于是，快步上前，捡起落在地上的小花帽。他意识到自己这一举动已被少妇注视。他用手轻轻掸着沾在小花帽上的尘土，朝正在减速的黄包车走去。

拉车的是一位五十左右的壮汉，他将车子缓缓停下。

来到车边，阿祥递上小花帽。

车座上，少妇红着脸嫣然一笑，伸出小手接过帽子，漫不经心地悄声道谢：“谢谢阿舅。”

女郎很乖巧，称他“阿舅”，算是替孩子道了谢，而当时时髦的称谓是“师傅”。

他微笑着摆摆手，目光炯炯有神。少妇脸上又漾起红云，下意识地转过脸去。也许他的目光太大胆、太唐突，可是，情不自禁啊！

壮汉已经拉起车子小跑起来。“小天鹅。”他喃喃着，心头荡起一道春波，呆呆地目送着渐渐远去的倩影。当时城关正在放映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，剧中有一段三分钟的天鹅舞。轻如鸟翼、荷叶般平展的裙幅下，裸露着修长的玉腿。在一度禁忌妇女穿裙子、八个样板戏一统舞台和银幕的年代，展示如此优美迷人的曲线，实在令无数后生哥竞折腰。

黄包车女郎肯定也有如此迷人的风采。不过，瞧她那身装束却并非文艺界人士，那时县文工团女演员们都是清一式军便装，肥大的裤管像蒲扇一样晃动着，裤裆里几乎可以装一只小母鸡。这只小天鹅不知落在哪只癞蛤蟆口里？因为西屏人说：“癞子讨妓女，巧妇常伴拙夫眠。”后来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与“小天鹅”在城关重逢，于是相识、相交……

5

火车驶近西屏地界。透过宽大的玻璃窗，可以望见一格格棋盘似的鱼塘，塘水清澈，波平如镜。

视线中，江东旷野上的古塔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，人们把它作为西屏的标志。巍巍塔身几经风雨洗礼，显得更加古朴。阿祥曾别出心裁地登上七级浮屠，眺望北门民居中阿丽的窗口，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倩影。可是，屋宇茫然，只有依依而来静静东流的屏江，只有屏障似的老鹰山以及山脚下树木葱茏的西屏中学。当时正值深秋，一弯新月低低地挂在山脊上。

汽笛一声长鸣，列车驶入西屏车站，喘着粗气缓缓停下。月台上，卖粽子、油饼、水果、香榧子的小推车殷勤地迎向列车窗口。

宋克祥神情恍惚地朝窗外一瞥，戴上精致的变色眼睛，提起密码箱下了车，出了车站，那迷惘的眼神似乎在问：

“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”